

五雲日昇樓
今新王道堅題

週報

期七十第一集一第

版出日四念月六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



R
820.5
160

號四四五北路京北號川四
中華美業公司
電話一九六六六一
為中國全為家專洗乾器機的實買家
工衣不透料電
作服退熱學話
情洗顏設服
形後色齒備務
公示不察全專
觀樣料帶一送接
開芝捐蛀國差
參原衣不獨接
請購本公司之優
待預約券冬季三
件一套祇合八角
八分真正有意想
不到之便宜存券
無多額滿截止各
界惠購無任歡迎



欲享特廉之權利
請購本公司之優
待預約券冬季三
件一套祇合八角
八分真正有意想
不到之便宜存券
無多額滿截止各
界惠購無任歡迎

吉洗乾實真知欲
觀參公司本來請





封面題字 每周茗譚 清代遺事摭談 鐵頭王三 餐梅小錄 鍾馗圖考 記合川冤案 喻紅錄記 文虎雜談 文虎徵射 聯會打虎 春雨軒談虎 畫謎徵猜 古事今圖 鈔光王菩薩

王 茶博士 許月旦 趙璧 蔡陸仙 周積餘 趙酌生 謝豹
賢 胡顧懷 亞董 光製圖 張白鷺 行者 祁仲書 祁仲書

歐美一瞥
舊詩紀舊集
搖尾小札
斗室殘墨
新浮生六記
滑稽聯話
舊題新事錄
斷雲零雨錄
行雲脞記
屠龍解牛錄
海上羣芳譜
黨會點史
學宮春色
掌心劍
上海風景

湯湖村備
林康侯 痘 駕
顧懷冰 孫文蔚
趙若狂 楊三梅
畫眉室主 虎頭公主
蘿絲 趙若狂
小紅論 汪劍鳴
張白鷺



各類拔萃的乾洗商店

霞飛路王串

始終同業為先

舊衣代賄
布窓玷地
帽草帽呢
法沙身司
專洗

豪
樣原芝不
寸尺縮示
廉低價定
確準期約

店支

過街廟宇安靜
五二一三三話電

店總

號00六路飛霞
五二一三八話電

每周茗譚

茶博士

錯。志讓定接常種這。四理種來是去。盡秉。分析一下。約可分爲凡的聖。廟外內外時。期協最神人類。第一種。人類互助的精神性。約可分爲是。人惻。力裏。教。必國家的。精神。人類互助爲人看所隱第量。使濟須安。內。在這第二非。國務原則。則別的心。這政濟須安。內。在這第二非。國務原則。終人話。人惻也是得。即。一方可非。國務原則。有凍。是皆以安。忍而不有之心的加安。國務原則。不餓誠增。忍而不有之心的加安。國務原則。之死會。

。價目淡一錢和固熱而來。解
在目。另的。然心人得他養
實。把他商。藉是慈有極的但沒。
實際提貨店也較多善賢善的有是這
上一物了。未濟動。愚果善心不樣不善是修的
他二增提生始難。博。是因是必的多事。故的修是中仁
既成加成意沒民其渡品無是屬問大次。
多救了救本有名中爲有疑一於他利的要皇生
多做濟二濟米。目借懷高的樣那消息印皇生
做了難成名清如贊。一懷。子大債甚子。
的。至修他。報陽

清代遺事摭談(十六)

許月旦

清室尚在盛時，故屆時
傾城出遊，而珠江流域

粵中之賭

粵中之端陽渡競
按荆楚歲時記，一頭尾則刻成龍形，遊人
五月競渡，俗爲屈原沈
汨羅江，故命舟拯之，日往觀，或有雇巨樓船
是端午競渡之舉，數千人「粵呼爲紫洞艇」者，
年以來未之或廢，處
余不知，惟粵中則同光
年間，最爲繁盛，自初
日起，龍王廟中即鳴
鼓聚衆，龍舟藏廟中
狹長約三四丈，兩邊
先期已髹漆一新，至
初一乃行上水禮，舟式
作一日遊則不過數十元
迄今已卅餘年，回首前
用廿餘人以短槳划之，
棹如裕如，其後因划手
于初四至初六。凡三
時有傾覆之患，且有因
奪標而鬥毆者，官吏惡
其煩，乃出示禁止。而
省河堤築堤岸，河身亦
狭。于是龍舟乃不在省
河遊駛而在鄉間，欲觀
者須往鄉間乃得。余第
不復作繁縝可盈餘言，
館中，則開一牌，隨卽入銀現也。

其初多係私開，官吏均
有陋規，爲數頗鉅，自爲
公，每年報效餉若干萬
粵中之賭博最多，

押注，或一二角均可，買者只須隨點十字，率至二元輸完，則再添本一千人爲一卷，以何人所現錢則以錢下注，或數文亦可。往賭者皆下流社會中人矣，銀牌館局面堂皇，入其館中各以類爲卷，例如半元，則奉敬烟，茶，或水之卷，每卷五百元，除果等，賭客出入大者，餉銀及開支外，約以三或留點留飯，使賭客爲百元爲彩，頭彩可得百字不同，其法亦取千字，則奉敬烟，茶，或水之卷，每卷五百元，除晚三次，其廠有二，曰南昌，曰西盛，所開之道者不知也，花會則分山票，白鵝票，花會等，另行開設，與番攤同，另行開設，與番攤同，須五分，故買者更多，得銀六角光景，七八九載于總公司，鋪票五日，其法取千字文之一百二十則更多，每票只售小開，取店鋪名號百二十字，每次就其中開三錢三文，故婦人小孩無十個，擇十二字爲準，十字，買者只須點十五不買者，或有買數十條。

（未完）

鐵頭王三

趙壁

乃稱之爲鐵頭王三。

能敵。東村人乃敗績，

王三，江陰之西鄉鎮，作旋風舞，臉不稍人。有二兄，已軼其名。赤，藝爲一村冠。王二，今姑以王大王二代之。稍弱，乃兄。王三身較小，業農。兄弟三人，力大，而頭特巨，昂昂若斗。耕而食，怡怡如也。江陰地，鄰長江，民風強悍，瓦片立碎，由一片漸增，好勇鬪狠，農人子弟，增二片，而三而四，進

大，初以瓦片擊額角，爲二村公有，先是輪流。在東者曰東村，在西者曰西村。三居西村，二偏延名教師，令壯健者，日夜習練，大有臥薪嘗胆將神，爲鄉人春秋祝賜之概。期年，東村人預滿籌滿車之所，猛將廟約於廟前之廣場以鬥，爲二村公有，先是輪流。西村亦早爲之備矣，如，先後首祭，後又改爲抽期往，列隊整伍，如臨大敵。復相約兩方如有大敵，後者後祭，某年東村死傷，各由天命，不能

教師，習拳腳槍棒以自衛者。王三兄弟三人，瘦，如法增加，三數年，亦少習拳術，而王大尤後。功大進，雖厚壁堅，經王三之頭一觸，亦以全力禦之，然西村身體魁梧，力大如牛。牆，經王三之頭一觸，亦以全力禦之，然西村無不立成窟窿者，鄉人有王大王三在，猛不軍，以翹耙爲軍器，蓋

東村人從教師之謀，預屈服于東村。孰執甚焉。當百人，無懼色。鋤耙三從容接其棍，順勢一留三分之一村人作後援，今日當雪此恥，語畢，着其頭，無不立折，虎口更震裂，不幸而被擒。能起，視之，已氣絕矣。村人出不意，見東村援軍至，各無鬥志，三復高呼曰：「今日之事，我爲政，諸君祇荷鋤，當介意，而被碰者，已屈服，永讓西村人爲首。」

除大亂。東村人乘勢大進，王大死于鐵鋤下。執耙呐喊助威，足矣。于腦漿迸裂矣，東村人知是，今吾仇已復，若更執耙呐喊，是村人大樂，歎呼而集，不敵。漸怯而退，王三善鄰，徒以爭祭小隙，乃先期向東村人請戰言曰：「吾本不欲多上人，長兄死於是，二兄廢于西村乃屈服。歲歲由東村人首祭，數年後，村人勿甘示弱，勉允之。」前年相鬪，用詭計斃對于王三，亦幾忘之矣。及期，王三率村人我兄弟者，教師某也，今循環報復，何時可已，一年，秋祭之前數日，先入，東村人忽見王三，大懼，而教師尤甚，西二村本兄弟也，吾決蓋已料得王三去家三年，不爲已甚，某教師知不知，村人共義之，翕然相爭，王三忽歸來，斯時王大已死。王二亦因傷成殘廢，王三召村人語之，必學成歸矣，乃命村人合力攻三。三以一身，以棍直點王三心窩，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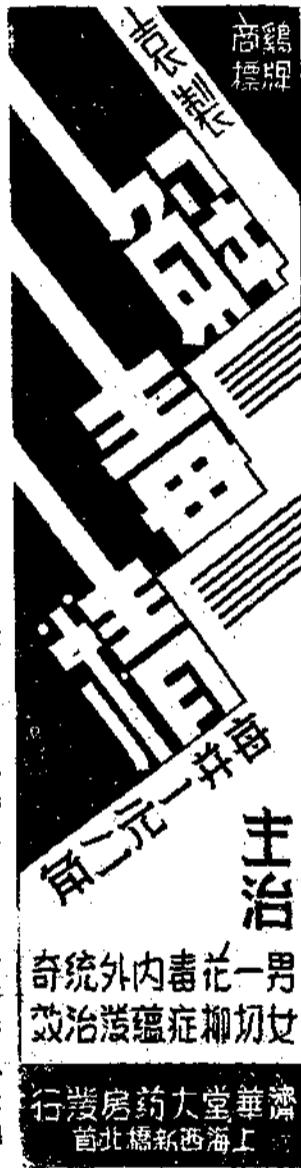


餐梅小錄（十四）蔡陸仙

昔人謂唐以前之小說，即是文章。宋以後厭耶，余嘗評論古今小說，即類小說，此部，能引人入勝者，皆秋先生則以酣暢勝。張，以陸士諤之文章，能爲諫果回甘，百讀不厭，余所最傾佩者李涵，能具有此數種特長者

不過形容筆墨及組織之工拙，舉乎氣魄之渾厚，人口之作家，似以思想要之小說家雖各具天才，而有一種特長而最勝矣，恨水先生則以細膩勝。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爲輕浮，胎息之淵深粗露，空靈勝者，則劍俠傳與，總以文情曲折草法呼，西游記等書是也，以史應爲應有之特長，若能半部，則已不能如前之。其實小說文章，但屬實勝者，則東周列國三此不能，則雖極力鋪張，否則竭執武俠說記之一體耳，即就小說演義是也。他如細膩，不免味同嚼蠟矣，一部中之牛耳矣，余向亦說而論小說，亦貴簡潔，皮貼有金瓶紅樓，筆墨，而不貴冗長，今人之酣暢則有水滸，形容盡說，然作武俠說部者，之已付梓者近十種，然小說，每不能讀者，正音則有儒林外史，哀感亦須具有描寫之天才，自以爲差強人意，不落坐冗長二字之病，又焉頑豔則有花月痕，廣博非廣博多聞，胎息淵深等常窠臼者，只鐵血鶯

花及飛劍游俠傳二書而水，也如作近體詩之絕已，鐵血蠶花，尤能傳神，鬚眉生動，知於此道者，當不河漢斯我者，當能浮白其賞。言，彈詞中當以玉蜻蜓不訾余爲自吹自捧也，最爲上乘，其以文辭典雅詞小說，當分兩類，有間念白，而能譜，若果報錄，則尤精文入絃索者，爲珍珠塔，並茂，雅俗共賞，誠所經焉。玉蜻蜓，雙珠鳳之類是謂超超元著，不食人間烟火者也，有間用敘事例，而不能彈唱者，爲再生緣，筆生花，安邦定國志之廢歷正月初五，俗稱財神日。余清晨偕友數人，某介余至墩頭鎮設診，全在辭句文字處處入情入理，細膩曲折尤須一字而熨貼，絕不拖泥帶水，也如作近體詩之絕句，一字嫋嫋不得，工言，該像已近百年，其入，一時鉄練聲，鏘鏘聲，人聲哭聲雜作，余始從河流中泛至，邑人聲，由夢中驚悟，以爲寺中立祠祀之，屢著神驗，其祠類鄉間之穀神祠，盜刦，怖極而戰，蒙被蓋一小石龕也，位於通衢之旁，行人來往所必經焉。前所懸一紙糊也，然余竟因驚成疾，不敢作聲，事後始悉爲官兵捕盜。住持即盜首巨燈，忽繩弛中余頰，不敢復居矣，舅氏少棠余無意中飽受一驚，同公慨然曰，墩頭者，與能彈唱者，爲再生緣，筆生花，安邦定國志之廢歷正月初五，俗稱財先兆。是年秋間，余戚，神先示兆，固宜受此鑑鑿頭之鑑頭二字諧音，大驚也。數有前定，詭，全在辭句文字處處入情入理，細膩曲折尤須俗例也，路經石將軍祠，膳宿皆歸僧供辦，居甬道，一所謂石將軍者，乃匝月，一夜，驛閣寺門。



鍾馗圖考

周積餘

鍾馗捉鬼之說，相傳爲唐明皇，因病瘡，膏肓舉不第，觸階而死。夢大鬼破帽藍袍，追夢覺，病良已，乃角帶朝靴，拘小鬼，剝其目，剪而啖之，自稱下虛耗妖孽，命吳道子，畫於牆壁，並以賜大臣。

五雲日昇樓 第一集 第一七期

醜馗自寒圖者，始於五國，杜陵內史有花月驅醫斜簪，俯首顧影，別爲專指代石恪，作寒林及雪坡圖，錢鏗室有梅花圖，嬌媚，遠有老樹著花，否則圖者，始於宋董源，作丁雲鵬有問渡圖，陳之妙，吾友鄧君春澍，成趣，讀易圖者，始於宋馬和老，連有吟詩圖，華秋岳嘗于舊歷乙丑端午，畫一例抹之，作舞劍圖者，始於有月下聆音圖，羅兩峯一鍾馗，怒目疾視，撫宋劉履，作出獵圖者。有破靴圖，錢叔美有覓劍作覓鬼狀，月色昏暗，始於宋劉松年，作月下醉圖，薰樂閒有醉眠圖中，三四鬼影，躬閃白彈琴圖者，於宋馬遠，張辟非有食鬼圖，其楊石壁間，猶有揶揄之態，近聞時人楊清磬畫作策蹇圖者，始於宋餘尚有呈瑞圖，迎福圖，李伯時作搔首及跳閣，早朝圖，司花圖，抱師，繪有學佛圖，謝閒去應試圖者，始於元趙松雪。膝圖，觀瀑圖，五鬼圖，楊書師，寫進士手掣破的呈文，其他如王孤雲有濯足圖，負鑿圖，玲簷圖，斬妖圖，蓋，斜雨漏衣，爲冒雨第，偶錢舜舉有垂釣圖。杜，五美鬧鍾馗圖等，不圖，又皆自創新意，不日故園懷男有照水圖，沈容南可勝數，皆極權奇俊詭落銓庸，憶武進陳叔明，一上有移家圖，唐興有騎牛之致，任立凡亦有簪花先生，嘗稱世傳鍾進士，引用十洲有得子占魁圖，衣褶作小浪紋，散像無佳者云云，此說恐他復姓

妙句問天

妙句　問天
有一人起初冒了姓應試，後來請求復姓。上皇文中，有一告上故闈，復作范睢之裔。」上官看了他這兩句引用得很確切，就許他復姓了。

上海戒烟医院

新華戒煙院
院全人創辦
即承奉索細程章詳



歡迎試戒
免費診察

苦海無邊
回头是岸
戒烟和暖日時

一本以往精神解除同胞疾苦
憑持多年經驗參照最新學理
迅速安全戒絕保証毫無痛苦

新嘉坡三院戒煙院
地址 新嘉坡戈登路北
電話 三四九六九

記合州冤案

趙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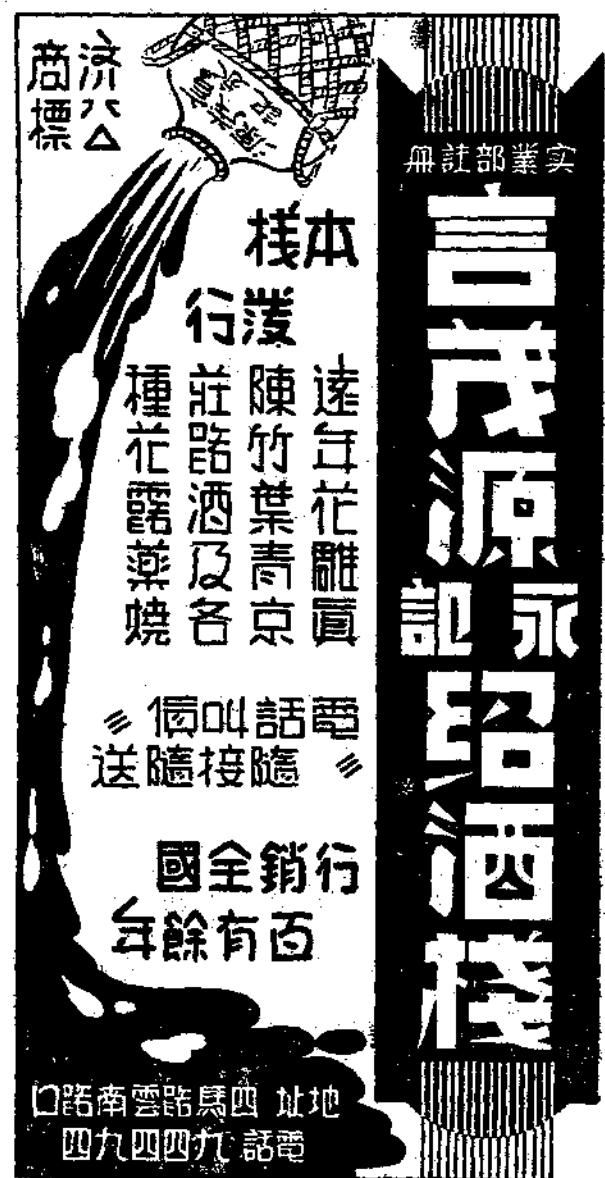
縣，民有鞠氏者，世業溪，父子戶皆在焉！蓋農，家亦小康。翁姑子已爲人所戕矣。而報官婦，四人同居，向氏者請相驗緝賊，半歲尚不卽其姑也。一日晚餐畢，得主名。郡守以其事聞，闔門就寢，已中夜矣。大府札催甚急，而向氏每逢三八告期，必詣所在，篝火起視，則自署泣請緝兇。合州牧榮室中以達大門，扉皆洞處者，滿洲人也，以納啓，大駭，急呼子起，資得官；債累巨萬，私之，子亦不見還。俄而兒，如例必離任。是時天明，自往尋覓，距所合爲腴缺，旣惜此鳳池

，且感干吏議，或至降級褫職也，憂甚，與刑汲汲也。先是向氏每催慕某甲謀所以消弭之。案至署，輒就陳問訊商某甲亦計無所出。久之，思得一人曰，刑房吏榮慶旨，卽詣鞠氏家，陳老倫者，機警頗棘事，試召與商，或可有濟。榮乃召陳入，隆以禮貌，與坐談。謂之曰，若能設法消案，必以五百金爲餉；且設法爲君之七澗橋，因小憩鞠氏於東南幹旋，俾提前選家，佯爲不知鞠父子死篠尉缺；且擇善地相畀事者。方殷勤詢近況。陳謝曰，本官事當竭力謀之，專政望報；惟，贊陽驚詫，歎惋久之。若事已達上官，彌縫頗，乃密語曰，汝家達此

慘變，良可哀悼！然兇盜必已遠颺，一時決無冀獄事得陳爲道地，可就獲理。而獄事曠日持早慈犯，遂欣然許之。足曰，若是則真難爲計，久，所費當，貸汝貧陳既娶婦，乃盡得補氏家，何從置辦，計不如家事，而婦自嫁陳後，這嫁此婦，旣省食口，伉儷甚相得，亦漸忘前款。婦益驚疑，問其故，又可得財禮，此兩便也。夫矣。一日陳自外歸，初不語，苦詰之，則向惑其說，卽以媒事慨然有憂色；婦驚問故，託姻，姻唯唯去。逾數日，復來見同，言州署成我，必欲了此事乃得，必斃我，命在旦夕。刑房走陳某，適娶嫁，已，今實無策，故不覺耳。婦先在納氏家，操方謀續娶，若以婦偶陳，憂形於色也。婦聞言，作摹苦，自嫁陳後，服食起居，皆平生所未見，非惟得財，卽獄事亦亦深憂之。陳曰，汝能可得力。時向亦微聞陳使姑不催案乎？婦曰，老倫得官賜金事，顧不此必不能，無論彼夫及相安，驟聞陳言，心膽姦，礙汝婦及夫，故殺知其繇，鄉農家頗以孽子皆慘死，安肯遽休。碎裂，急問計將安出，之以除其偏，汝尙憤憤

耶。婦初不信陳言，力必不能如陳，而樂不辨姑素行清白，決無隱克終享。遂諾之，陳大喜，卽以所謀報官，且榮哂曰，奸夫現在押，可傳詢，是非不難立證。此何等事，汝姑乃爲密籌進行方法。未數日，向又投牋催緝，榮喚奸夫上堂，與向氏對婦至，向方恃婦，必能令汝知之乎，吾所以告汝者無，汝但能一至立坐堂，引向氏入，略質。須臾，羣隸引一壯男子至，榮略問之，卽詰以汝姑在家人奸通舌公庭，證明汝姑姦狀，詰數語，忽拍案怒叱曰，此案吾已密偵得實，自承姓名某某，與向氏，婦卽頓首曰，有之，得幸生；不然，彼此皆汝夫汝子，皆汝使姦夫通奸有年，且歷言謀殺，榮大笑曰，何如，此時同歸於盡而已！亦不須殺之；汝乃湯爲不知，不俟駁詰，卽盡吐實，尙能諱飾巧辯耶？向至多言矣。婦至是亦微悟，而促我爲汝緝凶；汝自恃陰謀，神鬼莫測，豈書然。堂上卜吏役，悉上諸人皆同謀，雖力辨以希自脫也，欲拒不爲知天網恢恢，已有入告太息竊笑，灼然知爲數，必無人肯聽；且懼嚴證，然深信陳不得城知密，發汝陰私。躬親供也。榮詰向氏尚何言，刑之不任也，遂誣服，杖死之言，意謂果如是殺人之凶犯，已爲我所，向惟哭號，堅不肯承，命刑訊之，堅執如故。

(未完)



啼紅璣記 (十一)

謝豹

梁任公之喪，黃任定就文章論，戊戌迄之輓以詩云：「丙辰以今三十年來，自士大夫後千場夢，歌哭爲文萬以至婦人豎子，外薄四象蘇，新舊一爐發奇彩。海，惟先生爲能攝取其公旅禮香山時，遇奇俠懷都未了，又添遺恨到昨今百戰見真吾，盡思想，而盡解其束縛，女子何慧珍，華裔富商蛾眉。其二云：烟愧年收情歸椽筆，欲問遺一其視聽，此誠誘導國女也。芳紀二十，態度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石渠，東北風雲茫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莊肅，舉止大方，談吐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無際，驚心海外有焚書最有價值之工作也，晚嫋雅，通中西文，嘗譯任公文發刊西報，任公三云：目如流電口如河鑿先生文入朝鮮，昨歲治國學之途徑，凡所著演說，則爲傳譯，人咸，睥睨時流振法螺；不往遊見之。」並綴以上書，俱未告圖書辭歎服其才情膽氣。時猶論才華論胆略，皺眉隊跋云：「任公先生政業典亦甫着手，遂齋志以待字，以弟子禮事任公，裏已無多，其四云：青之在民國，自有千秋論歟，要之：近世紀文章，欲嫌之而未成，乃以衫紅粉譜筵新，言語科

震力之大，應聲之遠，兄事。任公嘗嗜爲萬里誰則如之？」任公傳人海天中一段奇緣，有詩

任之詩亦傳作也。

二十四首紀其事。茲選

海澄邱菽園所著「錄十二首於下：其一云

揮麈拾遺」，記梁任公：人天去住兩無期，

之海外奇遇，略謂：在

鳩年芳每自疑；多少壯

揮麈拾遺

之海外奇遇，略謂：

在

中第一人；座饒萬花廳，兄妹亦因緣，其十六云

人間之經過情形矣。

說法，胡兒錯認是鄉親；却服奇權女丈夫，道

吳梅村之「鴛湖曲」

歸來夢茶蘿。瀟闊堂畔

其五云：眼中直欲無心，羣粹與人殊；波瀾起

江寧鄧石

詩云：「後人

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

祇博往事已成塵。世事

二萬萬人齊下拜，女所無，其十七云：華服

鴛湖曲

又良辰，對對鴛燕

權先到火奴奴。廿九云：盈盈拜阿兄，相從談道

曼與徐志摩王廣事也。

輸他翻覆手，行雲行雨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復談兵；尊前恐累風雲

詩云：「煙雨樓頭好賦

盡佳偶；今年歡笑異明

憑青鳥致殷勤；吾人不氣，更譜軍歌作尾聲，

詩，印家生小住西湖，年，汝自負人人負汝，

惜爲毛遂，半爲宗邦半其十八云：萬一維新事

湖上鶯鶯同性命，湖邊

蹀躞溝水復西東，馬是

爲君，其十三云：一夫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

楊柳門腰肢，歡娛苦短

罡風妾斷紅，風便自登

一妻世界會，我與劉陽；欲懸一席酬知己，願

夢苦多，說是真仙厭離

王屋頂，花飛還墮綺懷

實避之；尊重公權割私，袖中原女學堂，其二十

索。殷勤不必盼青鳥，中，一旦御風作遊戲，

十四云：含情慷慨艷嬋娟；慚愧西風兩鬢華；萬

花貌參差意繚繞，同里

風翻倏兒人落地；拏生

愛。須將身作後人師。一云：驚飄風泊總無家

應曾識姓名，雙飛便欲

又往尋新盟，垂死未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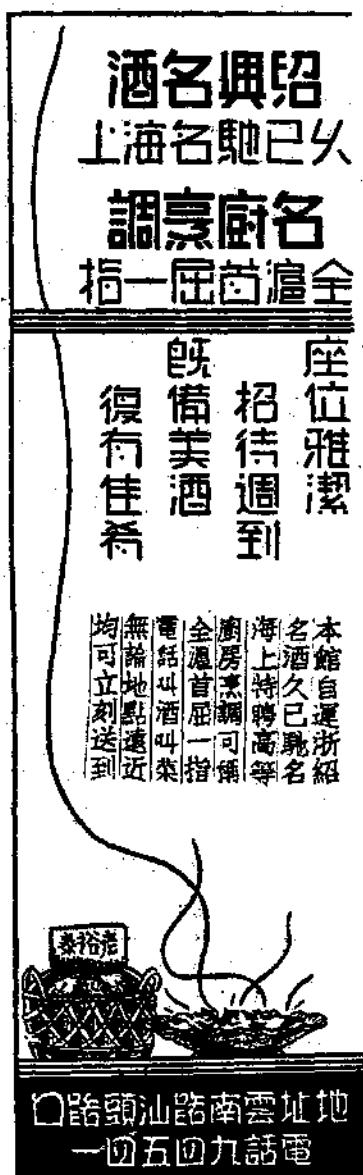
娟，江上芙蓉各自憐；里海槎一知已，應無遺忘昏曉，莫恨相逢已嫁

揮別淚，舊人已是綰赤

別有法門彌缺陷，杜陵恨到天涯，讀此可見兩時，郎君家有最嬌枝；

符，嬌面輕啼淚模糊；

同記泰裕庄



文虎雜譚(十一)

蟲二字。人多不解。」「自此賤丈夫始矣。」有人釋爲風月無邊。當。又云。『諺語之佳者。』

近見各省文人多以沿革外。餘無所涉。此謎爲仙筆者。其荒誕可就我。必無佳製。舊見此爲戲者。因考其緣始。外尙有慧觀室謎話。亦笑如此」。其中謎語。廟會時。有以會名作謎。茶次一解頤云。又云。全書有謎語約百餘條。人射春秋句。一美而蘭名脚色。戲曰茶資無古無謎字。但謂之隱語。爲周效璘撰。中有一節。蓋莫古於左氏。參魏之云。一失之者鮮矣。或藥名若干。自以爲新語。河魚庚癸之言。其不知何人所作。徵引。一鑿新月。射七唐。奇可喜矣。殊不知此爲次。國語秦客爲庾詞。詳博。原原本本。誠傑。於晉之朝。范文子僅知作也。古時謎語。異常。如諸葛武侯者。後有。通合之理。蓋先有謎面。其三。降而爲新序之狐膚淺。以今日觀之。殆不幾人哉。射春秋句。一勉尋謎裏。依稀勞燕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備識者。一喙。益以見人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一。卽不易得。况恰合乎婦。皆謎之權輿。特未心機警。後人勝於前人。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施諸燈耳。除諱謎語之矣。卽如岳陽樓壁題。生男重生女。射四子句。玉荷廳語。清乾隆。

玉荷隱語·清乾隆

聯會打虎

祁仲書

此次聯誼會徵求新詩，荷花風前暑氣收射「蓮」，會員總揭曉之日，佐以文香，春風吹漸落射「小虎」，徵射事前由該會秘書謝此夢何妨再一回射，邱叔麟君約予製謎子曰：「續黃梁」以上均聊目粉底，已於二十日出版內容。

日來天氣漸熱，午後睡意又以亂山映處有殘陽射，落地聽無聲射古人名，異常豐富，除小品文字，虎微射事前由該會秘書謝此夢何妨再一回射，邱叔麟君約予製謎子曰：「續黃梁」以上均聊目粉底，已於二十日出版內容。

蘭瑚未有佳作，任意選錄影星去姓「陸露明」，山惜成爲謎，乾餘殊平平耳。

九十齡則應命雖不能工，氣騰空欲化雲射紅樓人，是日予有以舊作再度綱，史之仇，十洲精繪全

穩渾成，尙能敷衍塞職是名「岫烟」，春信重來處，幅八百年射地名三「重」，部金瓶梅，此畫夙藏清

予到會極遲，在本刊吟士家射小說名「二度梅」，慶，彭壽爲人所射中，實，名貴非凡，出版之

一行一首詩之周韻，尚有臨時掛出者多條，但揭曉乃於彭字下加一後，已經哄動全滬，爲

生已先在並已射中多條，惜未能一一記憶，予浦擬澤字壽字加一何字予已，小型報界放一異彩，每

予臨時再掛出十餘則有，俺載而歸，不料該日所掛忘按該則之面以再度稱份另售一分，各報攤均

數專初含雪射「小梅」，之謎大半予自作實無從觴扣重慶而以八百年扣代售云。

落手是日謎條中之最佳，彭，壽殊一字不能更易者，有無聲著林木有色引

△袖珍報二十日出版籌備多時之袖珍報

。

春雨軒談虎

(八) 行者

未許扶搖九萬里，謎意而明末時，浙江
且看孤注欲圖南，射「毛際可有四子人名詩十
斬雲鷹張一鷹」，君瑞餘首，惜未能一讀爲憾
生中錦繡才，射「張文耳，謎語復有一底能掛
生」，控鶴盜演秋千戲數面者，如聊目中之小
射「張宗昌」，包羅翠，以「半入春痕是柳
胸次金銀氣，射「黃膺條」扣之，又以「千章
白」，皆隱愜有餘也，夏木清，雨後洗濃綠

五雲詩話有詠松霜扣之，又以「離門遇雨

余曾以「含烟初作翫，東風報花信春色來南枝
浥露不勝嬌」如小以「」扣之，影星黎明暉，
春風吹漸落扣之，又有以「耿耿星河欲曙天

第十四期文虎揭曉

(一) 想嫦娥 (二) 燈兒是不明夢
兒是不成 (三) 好着我難猜 (四) 華庭
芳 (氣) 醒春風 (五) 赤也惑

陳六瑚。射中四條。楊九如。孫
行。射中三條。洪雲館主。熊吉。鄭
鵬。射中二條。俞伯璣。洪小英。射
印花虎

射中一條。以上贈品照送。

以「微風吹雪雨三朵」扣之，又以「暗色初
扣之，如小梅以「數萼殘星光」扣之，又以「
日鶯黃鸝鳴衣」，殊有盡，後者已無法取用，殆
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謎謝雲聲所製，獨前多
含風鶯綠鱗鱗起弄人詩詞成句，幾爲採用殆
無



上海永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大進售銷功

畫謎徵猜

每幅猜一字。猜

一特 聲
一冊。猜中二幅
增本報三冊。

卷之三

卷四



古事今圖

顧愷冰選文
胡文珠製圖

第六圖 崔 護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之，不對。目注者久，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如之，不勝情而入。崔亦眷盼如之。崔辭去，送至門，而歸去，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局鎖矣。崔因題詩於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門中，」又哭曰：「君死吾女 吾老矣！唯此一女，所

須臾開目，半日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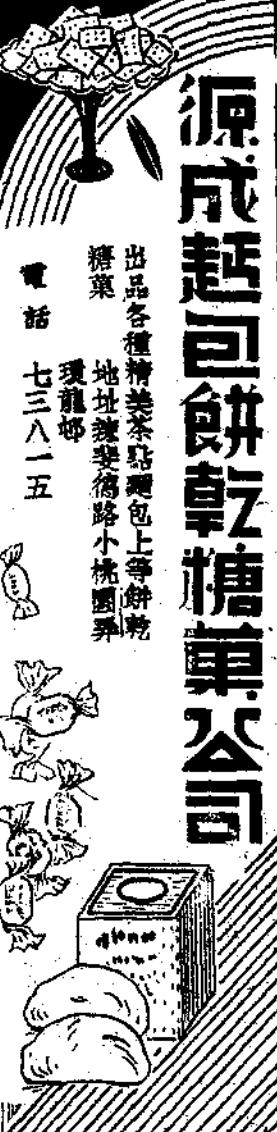
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崔驚恐莫知所答，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父喜，遂以女歸之。

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父曰：「吾女笄年知書 託吾身。今不幸而殞笑春風。」後數日偶至，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得非君殺之耶？」又持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常恍惚若有所失。崔大哭。崔亦感懾，請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入哭之，尚微然在床，有老父曰：「君非崔屢有字，讀之，入門而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謹耶？」曰：「是也。病，遂絕食數日而死。而祝曰：「某在斯！」

本報徵稿
本報徵求短篇獨立
性之稿件自一二百
至七八百字不以字
數計算酬金從豐

源成記餅乾糖菓公司

出品各種精美茶點麵包上等餅乾
糖菓 地址 漢斐德路小桃園弄
環龍場



徐六仁殿西帥
良法戒烟限日斷煙
穩妥迅速包無痛苦

診所 派克路承興里 K 四號
電話 三五三八〇號

鈍光王菩薩

(下)

養公

籍轍盡人鈍物之鈍乃至，生無可與語，死以奇
斯耶？噫嘻噦！馬周逐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
客，骯髒窮愁，不祥之知己者，死可無恨！是
久之，人始共信曰：地，皆鑿鑿有據，當非
「鈍庵拂逆之遭，誠如向壁捏造謠言僞託者比。
所言，非謗也！」觀文，嗟乎！時運不濟，命
中所敍家世官爵人物時，途多舛，李廣數奇，阮
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如斯，夫復奚言？他生

未卜此生休，怎一個愁！天惑子！故應詣之於，大風箇搘，世間乃屬世事猶勝，「象的臉」人慨祝來生莫識字也！可笑，直合補入滑稽外彌陀佛，廣大靈感妙法。人心的捉摸不定，猶的書生結習，狂奴故態，史；始信封神榜小說所無邊鈍光王菩薩！肝有十二析，每一個月文章惜命，聖賢誤人，皴，姜子牙未遇文王時，，開店關門、售飯肉臭，妙喻，問天，，燐去一析，就另生一析又安得而不此生與窮愁，，賣灰麵則遇馬足絆蹶，謠云「人心象膽，新・相終始哉！然則天喪子，

大風飄揚，世間乃興世事猶肝，」象的臉，若是離奇尷尬之情事，沒有定位。一年十二個善哉善哉！南無阿彌陀佛，廣大靈感妙法。透鈍光王菩薩！」月，每月移動，所以比人心的捉摸不定，猶的肝有十二析，每一個月燭去一析，就另生一析。

雞牌商標
老製
骨痛精
主治 男女一切
痛癟骨痛 統治渾身
筋骨醜楚 一并
元一

獵畫入畫記 湖南村居

且時已暮春。氣候百人，亦不爲意，卿在轉熱，時裝少婦，有易夾爲單矣，復廁身室內，其三，樓中止爾我二戶不洞開，作畫爲時人，裸體繪畫，無第三不久，焉能頃刻受寒？者知，卿謂實施其事則其二，人生體具，皆屬可，然卿亦應知己身乃天然，與日露面目，有血肉所成，豈可旦夕而何兩異，卿謂見之更觸伐之，老撾因利懲心，欺我，竊以畫家作品，吾強客所爲，實緣愛人

三紙，費時約三刻鐘，過，今晚始明君之用畫津貼壁僅六元，不足爲也，然君亦應料及妓院卿黃一祺袍，但亦足以無異寺院，譬如入寺爲購鞋襪也，一舉雙得，僧，理應遵守佛門規例，當一日和尚，應撞一女聞言，正色曰：「日鍾，故吾操是業，盡計及，於心良感，惟謂吾強客所爲，實緣愛人」君言誠然，處處爲吾是職，死無怨尤，君責君不爲，權利自願放棄，則過非在吾也，若再從無藏之而不現，則吾因循天曙，吾母令下遂羞將久遠而不止也，第客，莫怪吾等情薄，即君今晚之來，由來已久悔亦無及矣」。

運動，在大衆多目之中，自然卿復礙於環境，不能

歐西婦女，有提倡裸體自然，卿有所求，固君今晚之來，由來已久悔亦無及矣」。

毫不顧忌，即校中模出無奈，今客不欲，何道而不走，有意挨吾身

特兒，作畫學生，數近苦強客所爲？而予作畫無數理由，可資補述，予思女言，雖尚有

然爲時已二時有餘，若卿之身，改人之面，卽再經幾番口舌，卽女尤卿見之，亦難辯識此身可，時亦無及，勿爲被爲己之賣本也，待三書女利用，藉刁難以待天告成，並爲卿寫生彩像，曉也，女旣不以利誘，一尊，懸諸壁間，亦可胡勿用，惑之，如能爲作他日之紀念。」
予所動，則事果矣，否。女聞而色喜曰：「吾被君纏死人矣，卽破把米，敗與而歸也，乃題允諾，惟所成之賣，謂女曰：「卿謂作畫展，均須經吾審閱，倘而貌覩，有辱於卿，誠不期。」予大喜曰：「可。」乃出洋六元，模特兒，最貴起伏曲線，經女過目，代置枕下，面貌不求其肖，故借復啓予提箱，倒白蘭地。

小一杯，出蛋糕一方分食，並取畫就之模特兒，送女參考，一面更換百支光電燈泡，並促女從速襯衣，女尚有忸怩，予亦故意不作劉楨能合畫始止，予重歸座之平視，佯自整頓書具，正欲起筆，不意女將女上衣甫卸，將襯下身一倒，擁入被中，縮裝時，渠忽變更主意曰：「難爲情，吾不爲」。真難爲情煞，吾決意不言已，復披上衣。予爲一。予大窘，步牀前急甚，立奔前，搶女衣，偏身掀被曰：「卿何固執乃爾，汝身之一切，勸之曰：「天將明，子尚須作畫四紙，謂節省時間，快，快」。一未作畫耳，



歐美一瞥

(五十一)

林康侯

歷代帝王，及有名人物，均葬於此，午餐過寫退位詔書之後，偕王富祖乘長途汽車遊鄉村，耗一小時半，計行六十公里，而達華盛頓之路，至今未動，距芳年勃羅Fontainebleau之王城，出宮門，有中間博物院一所，係慶子學之所，此為巴黎歷史上，遺跡最多，余等到後，選定旅館，即去古宮瞻仰，在此宮內周遊約三刻鐘，每到一殿一宮，均有導游者，說明，內有一失敗時，為各國聯軍司令，各



凡爾賽宮內之宮殿



院法高最尊，小國比而御及石，七煩，過，研出之刻直都，在然神愴此盡，坐寶至追，復與之，七時返逆，不殊則工，其如，疑



耳鳴啞不宮舉國比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出事告 Belciu
mētār' viern
anyātā Holla
nd

，偕王宮祖乘至渝汽車
返巴黎，至董議事處客
談，囑其赴巴黎紅會，
及國際商會，代之問
一切，余定知后乘軍列
往北京，即偕土官至上
海撲午膳，乃復攜行李
，赴北車站上車，兩時



像猪耳 塞留不回甘

一刻開車，在法境驗證，三十七分抵蒲魯塞 Brux 完各處，即乘

照後，越已時出法境，亦由比國駕車駛有證照，因余事外交證明，王故而得免被扣，一時

亦均到站招呼，同至 METROPOLIAOTE「旅

館」，即得休息，即到於哪先進形人等，各民聯軍包围，各政之處，

市內無休息，即到於哪先進形人等，各民聯軍包围，各政之處，

上時即，即以寓所，蓋一大，內然油燈，即登士山，計高二百二十尺，即在士山之頂，有良大德，即在士山之頂，不屈之人，市長任者今婦孺，民衆者，大使派郭主事，余等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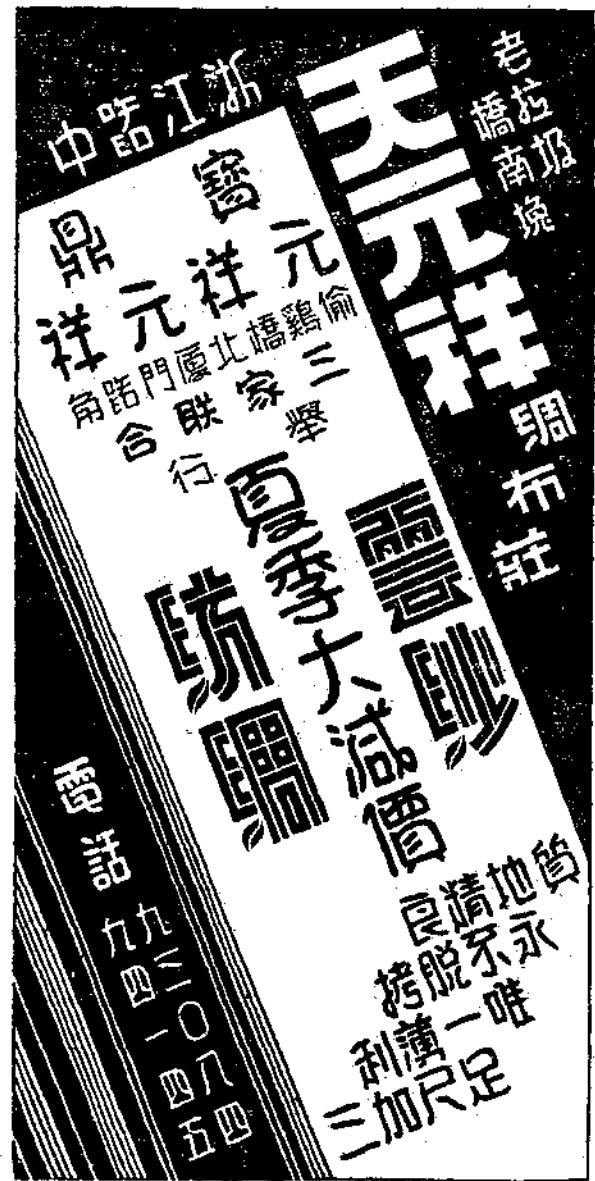
時抵德國邊境，德海關人是，查問旅客有無外國貨幣，全副應增之，外明是可抵一株亦。

始，至完成，費時十七年，五時返高伏兒，少中半州，其中陳列者，在舊居大使館，應錢大使即現德大使陳介之子。芳士經耶律正陳家望，即現德大使陳介之子。車送余等四人，十時席散，乃歸各處。午後出至左近最大之西園，有僧千餘，散後即返寓來方，布傳數封，分寄各處。七時前，弗主事即現德大使陳介之子。九時三刻，行裝後，始返北車站，將行未安坐，至初點，承範太守及見德員步至。時十分到車，轉送行，一小時，夜二時，又至西郊一處，至孔哥殿，等照例聽看護院，赴西郊一處，至孔哥殿，等照例聽看護院。

增紀山土應城之碑

最高法院，為世界法院，建築之最偉大者，據官月笙聲，十一時，建業之最偉大者，據官月笙聲，十一時，均用法國白石，造價為六千萬佛郎，自建部開物館一覽，耗一時餘，





搖尾小札（下） 痘鶯

其後天津，廣東，尚雄壯偉大，彪龐為上。南京，漢口，上海，各品，中國人玩狗，則喜焉，尤其當陞見皇帝，於袖中，平素訓練有方，皆有警犬之訓練。而警眼，禿嘴，獅尾，始足。犬在吾國，遂不足為奇。稱雋物，設得兩犬，能時刻稍久，難保無歎睡。接其痰唾而啖之，即偶矣。歐美各國，凡在警使共臥伏於一鞋中，尤等事，或有咳嗽諸疾病，有餘瀝殘漬，而此活動察隸屬下之機關，莫不為寶貴，此曰「鞋兒狗」，一經發作，而又萬不能忍耐，其痰唾涕涎，為其四周覺諭，務使不能有警犬隊之設，故其偵。趨巡邏務，較見優良，類久已絕跡，又有「袖將何所投止，金殿玉階，留滴涓，袖狗之功用，破獲案件，亦得迅速」者，亦為產社會玩，因非隨意吐痰之地，有如是也。爽昧坐守朝，「狺狺搖尾者，實與有供之珍物，昔日官場，抑且失儀莫甚，可獲重坊諸王公大臣，一時相深功焉。最重禮貌儀注諸虛文，謹，逼不得已，惟有舉督成風，每日上朝，人外國人士蓄狗，素屬員謁上司，應對不敢袖承之，顧高官厚祿之必各寵袖狗一隻，即不

伏地奏對，而此活動小出入，每見一狗相偕，殊幻，其去也，實屬離嘴人也。特奸人內疾於瘡孟，因亦爲隨時隨地收拾重潔，供養尤豐，奇，惟我心良痛，迄今心，深姤其吠，一若吠之必備品也。

大明祚亡，虜清入關佔據中原，而此袖狗，宛如靈明祚以斬，成謂靈依依裙邊袍角，悉弄作獸有靈，寧甘滅類覆種態，是愛好之情，不減乎狗之得失，戚戚笑爲嗚呼，人不如狗，人更絕不願延綿立於胡虜唱隨之樂，異數也。

益信

愚嘗蓄一狗，給名曰摩司，雄也。相隨七年，凡五月閱，因宵禁，心已死。却車難挽也。求榮，認賊作父，哀痛年，撫之如子，八一三往返未便，遂寄館中，他日吾將更成失狗篇，莫若，人不如狗，於茲戰後，與共患難經歲，摩司相從，有奸人仇視

五
九
事
外
報
第
一
集
第
一
七
期

四三

本
樓
公
開

徵
求
稿
件

多
喜
仿
效
黃
髮
婦
起
居
狗
兒

1

近年來吾國閨閣，之朋儕；無不知我有「

則其吠爲忠，徒聞其聲

，初未嘗肆其利口，果

舊詩紀鑑集（七）顧懷冰

「詩成問曰：『如矜嚴而言曰：『如何寫此解得否』？伊笑不可得如此真切，除君以外，仰，額首曰：『解得。』」

解得。」

（七）生成薄命落娼門

，強作歡顏帶淚痕，惟

有郎心知體貼，餘人誰

復解溫存？

（八）歷嘗离苦與千幸

，贖得雲英却後身：此

福算來還不薄，天涯尚

有憐儂人！

（寫此二章，伊忽

墮海樣深。

者』？又問雲英之典：以詩好免罰，』

（九）拈毫鋪紙學簪花，腕力纖微半倚斜，郎

姓儂名連貫寫，此身今已屬君家，

（十）到死相從感素心，贖身恨我沒黃金；世間狠毒惟龜搗，慘壑難

填海樣深。

潤腸通便

黑道糖片

蘋汁煉製

味美效宏

上海發行中藥房

(伊曾語余云：「隨水到天涯，

江郎才盡矣。」)

笑而別。(未完)

此身生爲君家人，死爲君家鬼，」而余也，潦倒半生，囊空如洗，辜負深情，爲喚奈何，

(十三)共把心香禱佛，(十五)臨歧一夕強爲

姓名同注鬢鬟牒，修到生怕淚珠郎嘗見，背人撲簌自偷彈。

(此爲可紀念之一

(翌晨將別，背余

利那之間。)

余講解，已日上三竿矣

笑而別。(未完)

(十六)臨行博得一宵

憔悴却羞郎。

(十七)輕車載上龍

(至此夜已過午，

檢點前詩，已得十

華，福壽雙修未足誇：

瘦僕已極，遂相將就寢

六章，爲之講解末二句

儂是桃花郎是水，落花

，而枯腸搜索，亦已歎

，默會於心，遂相視

一

刻

——服吞於易水藥形較

倍十功效水藥形較——

理經總行一天

霍亂特效藥

第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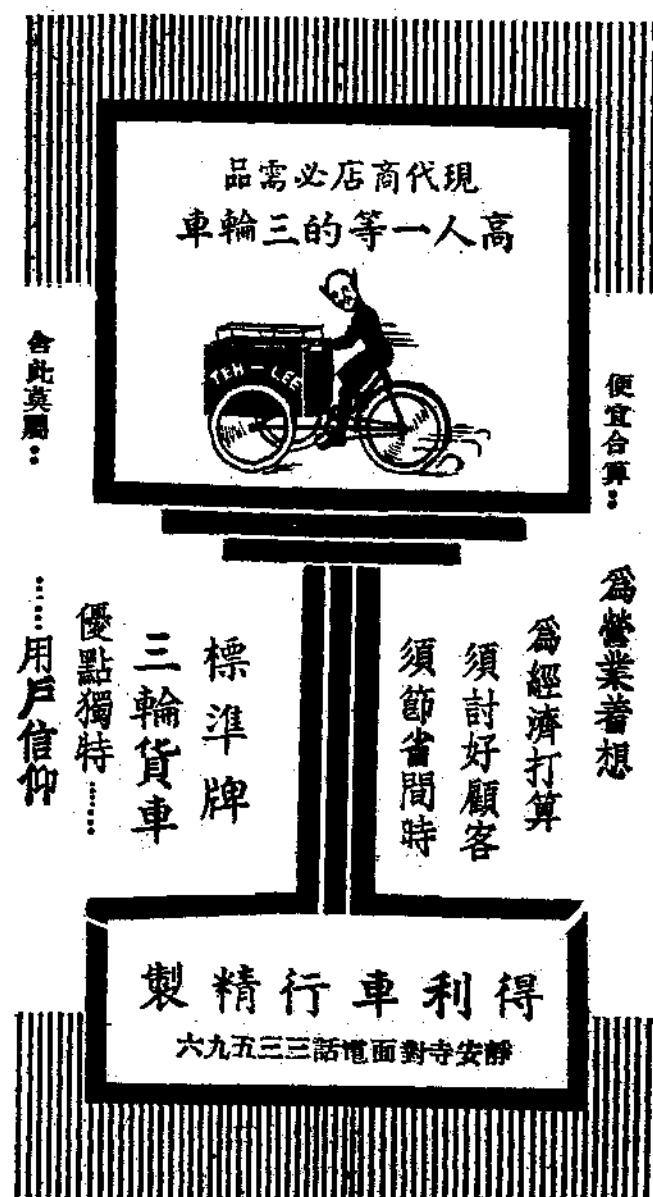
——服吞於易水藥形較

倍十功效水藥形較——

理經總行一天

(寫至此章，伊笑曰：「如此差事，亦虧詩，往事細尋夜漏遲，狂歡樂還嫌夜不長；君寫出，顏真厚矣！」難字偏泥郎講解，一回夢醒高唐難再續。憐郎余亦大笑不止。)歡喜一回悲，憔悴却羞郎。

(十二)輕車載上龍(至此夜已過午，檢點前詩，已得十華，福壽雙修未足誇：瘦僕已極，遂相將就寢六章，爲之講解末二句儂是桃花郎是水，落花，而枯腸搜索，亦已歎，默會於心，遂相視



斗室殘墨

孫文蔚

意，苟齒牙不健，食物，精神爲之疲憊，費半難化，應響於腸胃，是載之時間，始克治愈，故一生之健全，有莫大余友張惠民醫師，設診之關係，都市之人，病所於北京路國華大樓，齒者，十居六七，緣食手術之高妙，尤爲齒科生物既多，往往害及齒牙聖手，拔牙無痛，鑲補物，若咖啡糖陳皮梅等，精良，求治踵接，戶限食後不必遺留牙縫，最爲穿，敬告患齒病者，易損及琺瑯質，琺瑯既盡往求之，方知余言之損，無有不深入神經，不謬也

松江俞祿煩先生，門牆桃李，樂坐春風，五十壽辰之時，爭誦詩明，工人物仕女，一時，其一云，男兒五鈞一筆，彷彿宋元，苟十尙無聞，空說蘭膏繼羅雨峯改七魔再世，亦暑焚，吳我雖雜論甲子，當自嘆弗如矣，余得便練人肝膽是詩文，偶一面一幘，續蘆葦深處，書紅葉招吟俚，惟有青一葉扁舟，船女回眸，山識此君，豈少封侯真將欲停燒，幽靜雅淡，國相，深宮偏異李將軍，丰韻如生，余題一絕云，其二云，懶向京華踏，草中纖手欲停燒，花軟塵，竹籬深處作遺民，樣丰姿玉樣嬌，月上柳梢人靜夜，招卿低唱我李雖多不算春，手授完吹簫，翰香莞爾而笑曰孫惟筆墨，心怡花鳥養，君真白石之知己也，精神，出門一笑看山去，余聞而喜，漸滿面，無地，忘却今朝是壽辰。自容。

高明寺主持，祖佛滿霜，不如三伏日，
上人，與余最契，前年睡足，北窗涼，珠襦玉
秋，重游其寺，攢牋索抑，萬人相送歸北邙，
墨，戲賦一律云，重到不如懸鹑自結，獨坐負
高明寺，九天散雨來，朝陽，生前富貴，死後
龕前紅袖拜，廊下海棠文章，百年轉瞬萬世茫
開，問果高僧笑，吟詩，夷齊盜拓俱亡羊，不
我佛催，雲牋珠玉滿，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
先去呈達臺，狂士口吻兩都忘，其二云，薄薄
，殊覺未合余之不才無酒，飲兩鍾，纏麤布，
學者。
趙明叔，家貧好飲，同，醜妻惡妾壽乃公，
，不擇酒而醉，作詩云，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
，薄薄酒，勝茶湯，麤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
麤衣，勝無裳，醜妻惡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
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鞭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

留君容，文章自足欺盲聾。是文宗，文章自足欺盲聾，千載不朽遭樊。
詆使一朝富貴面發紅，聞之。怒其壯不努力。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專習下流。業未立而欲
是非憂樂本來空，句雖俚，而觀甚達，無怪宋坡居士，愛誦其詩也。
（未完）

五。衣破無人補」。翁家室。遂應之曰。「若要補衣人。再過二十五年。子得父句。恨而復之。曰「人生七十古來稀。那有五十才娶妻」。翁益怒。厲聲曰。「某翁有子不肖。終不務正業。年正好做新郎」。子語塞口。念五。未與之娶。然洞察父意。遂發誓自己已思妻心切。苦不能勵。如此翁者。于髡之隔室兩老健談正濃。

（未完）



新浮生六記

趙蒼卉

一 醉鄉識狂（續）

玉陔恭迓如儀，而目之，似頗怪玉陔之疏
肅之于上座。新廠長惟忽，何爲延此狂人作陪
一領首，略寒暄而已，而與之同作一座！玉
望之儼然也！余心殊不悅，是時似亦頗後悔，不
悅，以爲何物廠長，驕應引余列于陪賓之列者
倨乃爾！玉陔固奉爲上！然余之狂，玉陔寧不
司，余儕又非若之屬下知之？彼不能舍余而不
作態相向何爲者！及延，亦正有其不得已之
酒，乃狂態大作，不苦衷！蓋以余與玉陔爾
若他人之唯莊唯敬，恭時過從之密，實無他人可
陪末座也！新廠長因屢與比，今在此盛宴中，
飲則飲，余自當恭陪如矣！雨蒼醉矣！

竟使余獨向隅。此又奪儀，脫不能者，請一揖
能者，倘余竟爲不速之戰可乎？新廠長色乃微
客，闖然而至，其情不變，第亦不能有所發作
更難堪乎？第余外貌故。自謙既不能飲，又不
爲不知者，祇引杯狂善拇戰以相撋塞，余仍
玉陔恭迓如儀，而目之，似頗怪玉陔之疏
肅之于上座。新廠長惟忽，何爲延此狂人作陪
一領首，略寒暄而已，而與之同作一座！玉
望之儼然也！余心殊不悅，是時似亦頗後悔，不
悅，以爲何物廠長，驕應引余列于陪賓之列者
倨乃爾！玉陔固奉爲上！然余之狂，玉陔寧不
司，余儕又非若之屬下知之？彼不能舍余而不
作態相向何爲者！及延，亦正有其不得已之
酒，乃狂態大作，不苦衷！蓋以余與玉陔爾
若他人之唯莊唯敬，恭時過從之密，實無他人可
陪末座也！新廠長因屢與比，今在此盛宴中，
飲則飲，余自當恭陪如矣！雨蒼醉矣！

此一幕「擲杯」好戲，當時率意而行，亦頗自鳴得意；第過後思之，輒又自悔孟浪，且已極，終夕不能成寐；玉陔之所以歎新廠長，尤耿耿不已者，深覺此爲聯歡計耳！則爲之陪賓者，自應勉如主人之意，使之賓主盡歡。今不此務，反狂態大作，矣！略一洗盥，卽狂奔爲此魯莽滅裂之事，而出門而去，家人咸疑其之狂也！日昨之事，出得罪于上賓試思將令玉陔置身于何地！幸而玉陔于省署頗有奧援，或爲痼疾，顧無以相尼也。

促之速起，農距其前曰：君之狂彼固夙耳之，初友耶？一涉思及此，怨艾對我良友！今特來負荆，區區職，不特不因君已極，終夕不能成寐；矣！言次，負杖于背，而有被撤之魔。或更將玉陔良不料其有此多慮哉。于是相與一笑，藉君而重耳！君又何必爲聯歡計耳！則爲之陪後無顏再與玉陔相見！以待其取之責罪！玉陔急扶，復大笑曰：有比將破曉。思得一策，看狀，乃駭極，急扶，而莫逆如故！

人滿之患　問天
三友實業社有一種
救苦丸，專治婦女疾病。
又何足道哉！且君亦知，用後必定多子多孫，大家採用，將來世界上必定有大用，將來世界上必定有人滿之患。

滑稽聯語 (八)

楊三梅

願天下的人別
大頭大腳的
小頭小腳的
都來歸我

鶴鳴鞋帽商店

總店黃金大戲院對面 電話八三五三七
支店南京路石路東首 電話九四九八九

有人集論語篇名出評月旦。」以月旦對春
聯云，「衛靈公遺公治秋。頗為巧妙。
長，祭泰伯於鄉黨中。」嘗見有人集詩句作
先進里仁舞八佾。」有對云，「拳石畫臨黃子
人以孟子篇名對云，「久。」「膽瓶花插紫丁
稟惠王命公孫丑，請勝香，「以人名對花名，
文公在離婁上，盡心告頗為工整，又有人集蘇
子讀萬章。」聯綴成文東坡句為聯云「獨攜
可博一粲。」天上小圓月。」「自撥
喜遇說春秋。」春秋二牀頭一壺書。」小圓月
字，語妙雙關，下聯為茶也，一壺書，酒也
「兔走烏飛，海外相逢，亦頗別緻。
有人代翁偷媳者作

一聯云，「我豈欲扒灰，中了五經魁，名也香。」措詞巧妙。

逢月半。某名士對云

皆因小子無能，恐其絕後。」

某名士前作自挽。

「今朝年尾，明朝年後。」

「人誰不打算，四，部來錦上添花。」

某名士前作自挽。

「百歲剎那，把頭，年年年尾接年頭。」

端爲老妻已故，省得重婚，

某名士前作自挽。

「親友見之，自慚而去。」

等間富貴功名，付之雲散，

某名士前作自挽。

「天造地設，一字不可

辨得宛轉，直似阿翁應當扒灰者矣。」

某名士前作自挽。

「有醫生姓楊名志廉，散，再來成隔世，是易也。」

字保春，有人贈一聯

某名士前作自挽。

這樣夫妻兒女，切莫雷同，又有一聯云，

「尊氏若忘廉，宛

某名士前作自挽。

「鴛鴦燕燕。翠翠紅

甚，親友漠視之。既成似當年青面獸，」

某名士前作自挽。

「大既死莫傷心，好料理身

孝廉，撰一聯榜于門上，名如不保，遂成今日白

某名士前作自挽。

後事宜，莫弄得七顛八

云，「回憶去歲饑荒，花蛇，」以水濟人物渾倒，

某名士前作自挽。

「雨雨風風。花花草草

五六七月間，柴米盡焦枯，」

某名士前作自挽。

並拋下生前眷屬，童去

枯，貧無一寸鐵，賒不

某名士前作自挽。

所思。」

有秦某至岳王墳，

某名士前作自挽。

君得穿，想得透也。

遠親，誰肯雪中送炭。」

某名士前作自挽。

檜像前，人贊其題一聯

「僥倖今年科舉，頭

某名士前作自挽。

出一聯云，「天上月圓

三場內，文章皆合式。」

某名士前作自挽。

「我到墓前愧姓秦，」

人間月半，月月月圓。

西湖某處有一聯云，

某名士前作自挽。

「鴛鴦燕燕。翠翠紅

尋三黨六親。」

某名士前作自挽。

「真所謂

君得穿，想得透也。

某名士前作自挽。

「又見一春聯云，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某名士前作自挽。

「都添一歲一

一，年年喜喜。」

某名士前作自挽。

「說一歲一

一，年年笑笑。」

某名士前作自挽。

「在聯中別具各過說歲一

一，年年笑笑。」

某名士前作自挽。

「在聯中別具各過說歲一



舊題新事錄

畫眉堂主

題新事錄

(三)雙珠鳳 (四)

俄所謂珠寶掮客者，好亦如此雙鳳！」客曰：「請毋戲言，此雙鳳，有決裂意，阿玉急，日後當爲汝二人物，但寶玲尤急，因並以目矚，不敢屈汝二人爲夫人，客，示不可食頃聞所諾，得爲密友足矣！」遂與客，乃稍稍增價，終以兩入輪流酣舞，盡歡而千一百元成交，掮客大散。

寶玲歸臥，方閨目喜，阿玉寶玲亦喜，客則殊落落，掮客攜支票，珠鳳卽浮現於腦中，去，阿玉寶玲並前賀客逐之不能去，旋念曰：「鳳誠可愛，他日我得曰：「願君得夫人，美

之，不識應如何樂？」勁敵，以爲非去之不可。又曰：「一鳳總不若雙。」而阿玉則絕未料及。鳳佳，且向紙一具，歸我，則一鳳不足藏，歸夕，來必與阿玉或寶玲舞。而其對兩人之情景，輾轉思維，終無解決，亦頗大公無私，不分之法。久之，又念曰：厚薄，寶玲憂之。某次欲彌此缺陷，計惟有，寶玲伴客舞，半酣，雙鳳皆歸我！如雙鳳皆悄聲謂客曰：「汝視我歸我，則邱姓客亦當爲與阿玉孰美？」客曰：我所獨占。客爲我獨占，各有千秋！」寶玲曰，則汽車也，衣裳也，「得勿而我玲瓏乎？」阿玉無一可分我惠，快客頭首，於是寶玲又進何如之！」寶玲念至此言曰：「何時汝借我出，覺阿玉前時因爲其好遊？場中人雜，我每不友，今後，乃不啻爲其能盡我言！」客曰：「

汝欲何時，卽何時耳，會？」但阿玉心中坦然；「彼已與我約，願偕我本無所事事，不若他，以爲寶玲能得客歡心人之必須忙裏偷閒。」乃寶玲之幸福，絕無害意，惟願客不致寶玲曰：「然則明日可絲毫，惟願客不致乎？明日上午十一時，得確而忘獨，能分我一汝，我於沙利文。」客杯羹足矣。寶玲凡三日，何時公開？」寶玲曰：「然則汝常曰「諾」。寶玲何以必來，蔽舞榭，客如之，至「諒不在遠！」阿玉默欲沙利文，蓋以其家在第四夕阿玉意其將仍不然。沙利文厥後，所謂君子至，寶玲忽懸於客臂，不忘其舊者是也。客與寶玲，不以沙然曰：「玉姊來，我告交言，惟略頰首，阿玉也，向不疾病者，體格利文之餐爲足，是夜，汝喜事！」阿玉謂之曰始不樂，顧猶不疑寶玲有不良者乎？」客沉吟舞場中乃不見寶玲蹤跡；一已爲邱家少奶奶乎爲祟也，一日，阿玉出有頃，又詢曰：「有無，而客影亦杳。阿玉自客微笑不言，寶玲施理髮，與客邂逅，客僞思曰：「是必寶玲與客然曰：「雖不中，不遠邀阿玉赴餐，阿玉以爲俱，不識遞跡何所爲幽矣！」因附阿玉之耳曰真，竟從，餐際，客忽。

(未完)

斷雲零雨錄（八）不銷魂齋主

（二）月缺花殘雨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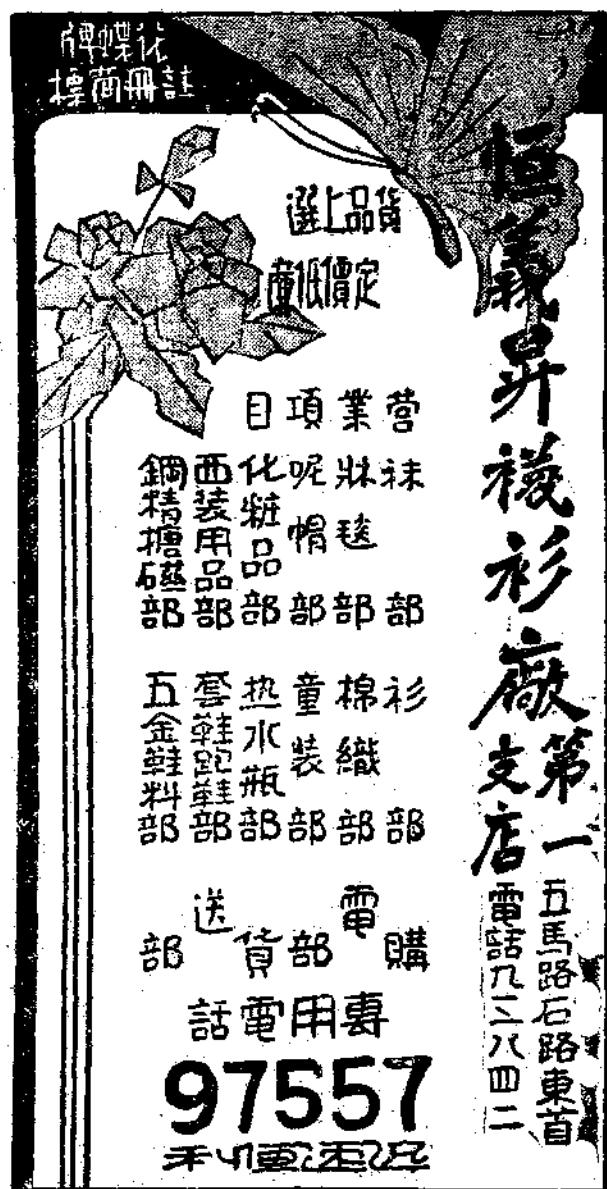
聞女士言，真疑夢寐矣。無兒，猶幸中郎有女，吾閨損甚，請速詳言。每沾沾自喜，而更悉心之，伊人乃自述其身世。教導，芬芳亦致孜不倦，而眼眶漸赤，淚亦漿，除司烹飪以外，輒相凌欲墮矣。

生正疑思間，忽聞一見，于今不過三易寒吃吃聲。聲出樓頭，仰暑，無情風雨，姊妹花擗芳，伊姊字擗芬，世視之，則依欄微笑而視已踐躡不速枝矣，不想己者，卽車中人也，生墮溷沾泥之後，猶得見代書香，其父亦曾青一以病歿，家無恒產，室亦報之以微笑，樓頭人君，爲吾姊寄一語也。衿，少而喪母，其父自如歷磬，僅破屋三椽，笑曰，盍上樓來小坐乎。生惘惘未及答，伊人復光復後教讀爲生，父女聊蔽風雨，市之，勉足，何癡癡爲，生報可，續曰，君聆是言，得毋三人相依爲命，擗芳少拚擗其父棺槨衣衾之資，乃褰衣登樓，繡窟啓處，疑爲夢寐耶，請稍坐。從父讀，詩成詠絮，字耳，而此一雙孤雛，旣伊人已候于門次，笑當爲君詳言之。遂燃烟寫簪花，壓倒峩眉，每失其親，復覆其巢，將曰，姊妹花枝嬌又小之淪茗，殷勤留生坐。生爲一擊之冠，其父亦有何以生存耶，族叔者句，君猶記憶否，虎邱曰：誠如女士言，吾未此一對女才子，雖伯道，淵源已疏矣，然門衰

而求強近之親，則某猶其挈二姪女歸，憤甚，
校切也。叔在滻，以蓄醫其叔曰：「屋租日漲，
馬駕車爲業。其父死，米價日貴，而汝不打算。
隣人爲電召之來，料理，挈此二丫頭來，汝豈
喪葬事畢，乃卽望芬芳愁不得窮耶，速爲我逐
姊妹至滻，彼曾唏噓與之，否則汝亦不必歸也。
人言曰：「族兄不幸，中，叔不敢抗，惟緩爲求
道遺此孤難，某義同手情，從長計議，及嬸見
足，教養婚嫁之責，當芬芳，怒氣頓釋，定據
不得辭也，人莫不佩其之曰：「何若是其可人憐
義焉。」

芬芳旣依叔居，亦少休，速備茶，速備飯，
惟叔之命是聽，事之如父，惟叔性謹而懦，凡言時，唏噓若不勝，
事惱于嬸，不敢抗，嬸其叔木然，私念何前
一狡悍之虎婦也，先聞倨而後恭耶。

語云，怒者人之常情，笑者不可惻，而芬芳姊妹一生之幸福，已斷送于其嬸之一笑中矣。其嬸見芬芳之貌，私念曰：此奇貨可居也。不意數年不見，乃長成如許豔麗耶，因百計媚之，愛逾已出，芬芳本入世未深之小妮子，焉得不墮其網中，而認之爲最親愛之慈母耶？其嬸既以弄術籠絡芬芳，滿申雨，新剗初試，芳曰：楚夢，芬芳曰：巫雲，芳曰：楚夢，芬芳不肯，以身世示人，故猶不以識字也。而還之，及知受結，已復祕密接洽，得五百元之身價。鬻二人探親去，中道倒幾許洋，場才子，馬路而芳曰：楚夢，芬芳曰：巫雲，芳滿申雨，新剗初試，芳曰：楚夢，芬芳不肯，以身世示人，故猶不以識字也。而還之，及知受結，已復祕密接洽，得五百元之身價。鬻二人探親去，中道倒幾許洋，場才子，馬路



行雲脞記

藕絲

繆縵生，亦高陽氏。輒挾纏頭，蕭蕭宵征。之不才子也，偶辟禍水。直上天韻之樓，冀獲奇觀。久于久之，時星與月，淪爲曠夫。自云絕跡歡場，忘情刀俎。蓋三閨，猶豔有心，銷魂何處？慨然嘆歎，醉肉復生。不知肉味矣，諸尊之情，雲霓是望，猶之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地，嘻焉將違故道而返，概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人，辟明微闇，偕赴香齋。利不得泊，弓挽六鈞，水以膏餌吻，不復能守株待兔，徐俟西江之亦慰情聊勝於無爾，已。乃於屋頂花園，燈光慘碧，磨，不自知其話咽咽而奈之何。侍臣惟有相如渴處，卒達一殊，芳齡漸意綿綿也。春宵一刻，秉燭達旦，如許子之不賜金莖露一杯耶！近花信之風，洗淨胭脂足抵千金，生於斯時，不憚煩，於是陰懷疑懼。

，蛾眉淡掃，裝束絕肖。固已盤馬弯弓，劍及履良家，厥貌錄錄不逾中及，視耽欲逐，彼焉思人之姿，而腰肢嬌軟，逞矣，女似廉知癡郎情。輕鬟鬢齒，頗能以姚冶：又或詫其慷慨，目爲信，拈花小憩，一笑迺如虎兒之新出於柙，家眸，燈暗月明，依稀入突狼奔，育人瞎馬，無畫，睂目平視，色授魂。復惜玉餽者之致；甚或予，喜心翻倒，驚爲天若。王濬樓船下益州，風酒轆鯛魚，亟欲得升斗，概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人，辟明微闇，偕赴香齋。利不得泊，弓挽六鈞，集，徙倚胡床，並肩攜矢穿七札，已使楚人疲手，香腮偎溫，耳聲斷於奔命，而猶再接再厲。奈之何。侍臣惟有相如渴處，卒達一殊，芳齡漸意綿綿也。春宵一刻，秉燭達旦，如許子之不賜金莖露一杯耶！近花信之風，洗淨胭脂足抵千金，生於斯時，不憚煩，於是陰懷疑懼。

，善爲身謀，逡巡却走。降旗出石頭，南人不敢，殊小珠落玉盤焉。生枯，蔽，聳焉突峙於紗空間，弗敢遽攫其鋒，故故復反。初無俟於旅進旅坐，殊不能耐，萬曇千呼，一捻猩紅，似天花之望壁清野，以老敵師，退三戰三北也，女訖生，始見塞惟益益而出，著衣上，幾欲脫穎而出，將欲伺其再衰三竭，豪非好相識，異於棘門霸羅襦半解，下及囊裳，膚不甚哲，而螢黑如蟻磨，然後乘瑕蹈隙，氣銷磨，然後乘瑕蹈隙，章身者第一麗單綢浴衣，玉，黝然擬鷄油之凍，開門迎敵，庶幾以逸，輒出是故智，急流勇，薄同蟬翅，明埒蛇鱗，乃彌呈其肉感，下焉者待勞，事半功信，可一退，一去杳若黃鶴，惟，冰肌雪膚瑩然眩目，長裾及脰而止，圓膚舉而下七十城焉，女素聞號國壁中，蟬鳴之聲，衣故無鈕，袖廣而領博，六寸，是玉琢成，襯裡知兵，恃此以與熊羆之，明妃馬上琵琶之聲，爲箋中櫺而禦外侮者，鴟頭，綈綈光輝，而行士相周旋，守如處女，時而清溪淺澗，音韻幽，僅賴有腰際綵絲結束一步，可人憐，司辟林動如脫兔，翩若驚鴻，微，時而長江大河，波之一帶！自腰以上，贊式之臀波，頭比三眼之矯若游龍，始避實而擊濤洶湧，急管繁絃，嘈，蜻之頸，不著寸縷，香柳，雪舫蔣氏之腰肉，虛，縱出奇以制勝，往嘈切切，如風雨之驟至肩瑩露，兼相酥胸，雞肥踰八月之鵝，春風漸往化百鍊鋼爲繞指柔，堤防之乍尖，至於鄭頭之肉，不障金詞，豐到玉門，春色平添花徑望西州門而流涕，肉袒，衛之聲，可當房中之樂若有餘，圓潤可見。止，殆已滿園難闢，會將牽羊，面縛衝璧，一片，則鏗鏘鎚鏗，恍若大一雙朱櫻，巧為襟緣所縫，客而拂（未完）

屠龍解牛錄 虎頭公子

第五篇 李牧兒 (下)

通紅羊事起，金陵免一村屠戮之慘，村人失守，由鎮江丹陽而下，皆大悅，奉牧兒爲司令，澄江亦震動，風聲鶴唳，葫蘆村四面環水，一夕數驚，牧兒召其間有良田美池桑竹之村人而語之曰：「吾漢人屬，若與外人隔絕，亦處於胡奴之下，百餘年足生活，固一世外桃源矣，紅羊圖謀推翻滿清也，牧兒令村人沿水築堤，復吾漢室，此大舉也。」惟聞綱紀不振，法令滯，令少壯者爲之，村人應合力爲守，以

刀槍，令精巧者任之，而四方之來集者又數其餘種植收穫，牧牛餽百人，於是村之守備益羊，則令婦孺爲之。堅，其後雖髮軍屢次相犯，卒未能越雷池一步。自登高台，執小旗，發號施令，井井有條，儼然大將風度也，斯時髮軍以其爲一小村落也，軍尚未迫近，乃令村人，未以大軍攻擊，實亦演習，高台上能瞭望村李牧兒調遣守備之功也。之四週，如敵人東至，事平後，遠近咸德之。旗即東指，使守東堤者，牧兒歿，村人聞於縣，而許祀於社焉。(完)奇名，問天，所守，南北亦如之，并蘇州人稱猪耳朵曰，「佛扒牆」。猪肚腸，旦夕演習弓矢，輪流戒備，故葫蘆村安如磐石。

中築高台，上設旌旗，令幹練者守之，伐竹木，造弓矢，聚銅鐵，鑄

老牌酵母製劑



身強體健

社會番點 滑稽小說
海上羣芳譜

趙若狂

寶珍乘著這個機會，先已是把臉洗好，頸後也是對了性學博士，向著不大覺得癢了，便又回豆腐博士，背後，指了來到座上，重行對飲起一指，然後又做了一個來。在這裏却是一個二手勢，復嫣然的一笑，對一的局面，曉你豆腐

一上來他就醉到這上，也可說得是眼前報。如今他竟先跌翻在地，意思就是說：剛纔我不是和你約定，要把他們是如何的本領大，也逃不掉。灌醉麼？現在已是不出他們的套圈！果然替身！不然，等他得到了，同時，這二位博士，既暗罵小刁太無賴，醉倒一個，這一個，如不到多久的工夫，已機會，也向我來上這們竟把這東西也帶在身上，也要把他灌醉，還得仗是步了小刁的後塵。雖的一手，可真要使我窘！又私自稱幸不已。幸你助我一臂之力呢。性不致也是跌倒在地，却不可言，而且，這是出而沒有給他的詭計成功。學博士也是非常聰明，也已醉倒午席上了！這子不防的，說不定竟要，否則，這個東道不是，那有不懂得她的意思。一來可把他們二人真是跌翻在他的手中呢！一就要給他贏了麼？這時的，忙把頭點了幾點，樂得可以！但在一樂之望便又罵道：唉！這小豆腐博士實在覺得廢不算，是已答允了這個請求了，不一會，豆腐博士當前的處境，覺得已非刁麻子，真是小刁麻子可言，祇好洗臉去了，

先前可比，竟是一刻緊的時候別無他長，賴酒人之中，誰是勝利，誰是失敗者，立刻就可見的本領却高人一等！譬如說，這杯酒是斷歸他一個分曉呢！于是都露著如說，這杯酒是斷歸他一個分曉呢！于是都露著在手，和你談著這樣講著那樣，乘你略疏忽了一種矜持的樣子，不像著那樣，乘你略疏忽先前這般的隨便便了。他倒又像煞有僥幸的事的一但又對壘了不少時候，他就把這杯酒過了門，一待過門之後，，却仍是一個勝負不分，，沒有個已是露了醉，作著長鯨一吸的樣子！此何以故？難道他們二人都有不醉之量，時候更是來得妙，明明肚中去？一時那裏能把是親眼看見他把酒倒入了口中，誰知他併不吞入肚內，却包在兩腮之說，却是不值一笑的！原來：性學博士在賭酒間，假作小便和吐痰，樣的一位寶貝，她的賴

的本領却高人一等！譬如說，這杯酒是斷歸他一個分曉呢！于是都露著在手，和你談著這樣講著那樣，乘你略疏忽了一種矜持的樣子，不像著那樣，乘你略疏忽先前這般的隨便便了。他倒又像煞有僥幸的事的一但又對壘了不少時候，他就把這杯酒過了門，一待過門之後，，却仍是一個勝負不分，，沒有個已是露了醉，作著長鯨一吸的樣子！此何以故？難道他們二人都有不醉之量，時候更是來得妙，明明肚中去？一時那裏能把是親眼看見他把酒倒入了口中，誰知他併不吞入肚內，却包在兩腮之說，却是不值一笑的！原來：性學博士在賭酒間，假作小便和吐痰，樣的一位寶貝，她的賴



「換句話說：任你就是是他故意掛滿了一杯酒；這是什麼風因，莫非這個當兒，早見性學博士已是吃醉了麼？邊說，士已是一翻身坐起，乘倒之時了，然而，俗語們再來乾上一杯！而且着邊即向那張床前走她一個冷不防，即把寶珠緊緊摟著，便又一齊說得好：門角落裏撤污，併還裝得寫意之至，去，好似已是十分不支，終有天亮的時候，不待和寶珍照得杯，即的樣子，一到床邊，更是立足不住，即見他一個珍駭得祇是不住口的叫，是永遠不破露的！就在此際，吞入了肚，但這酒一入身子直向床中倒了去，著喫呀，喫呀。（未完）不知怎樣一來，却給肚之後，態度可就大大就是這們的睡著了，這性學博士瞧穿了這個祕的改變，和先前廻不相一分的高興，當然是不可好！真合了一「終日打般的，格格」的大笑了，她不禁哈哈大笑道：好，雁，却給雁啄了眼」這三聲，接著又把頭扶著三個小子，原是要作弄句話了！但他實是一個，迷蒙著兩眼，苦著一我的，不料反而作弄了壞透壞透的壞傢伙，在張臉說道：啊呀！不好，他們自己了，這纔是現聲色不動之中，早已給一天在旋了地在轉一房世現報呢！但是，寶珍他想得了一個計較！于屋快要傾坍下來了！：寶珍，且慢得意！就在



連續奇情實業黑會藝史(十)(四)·紅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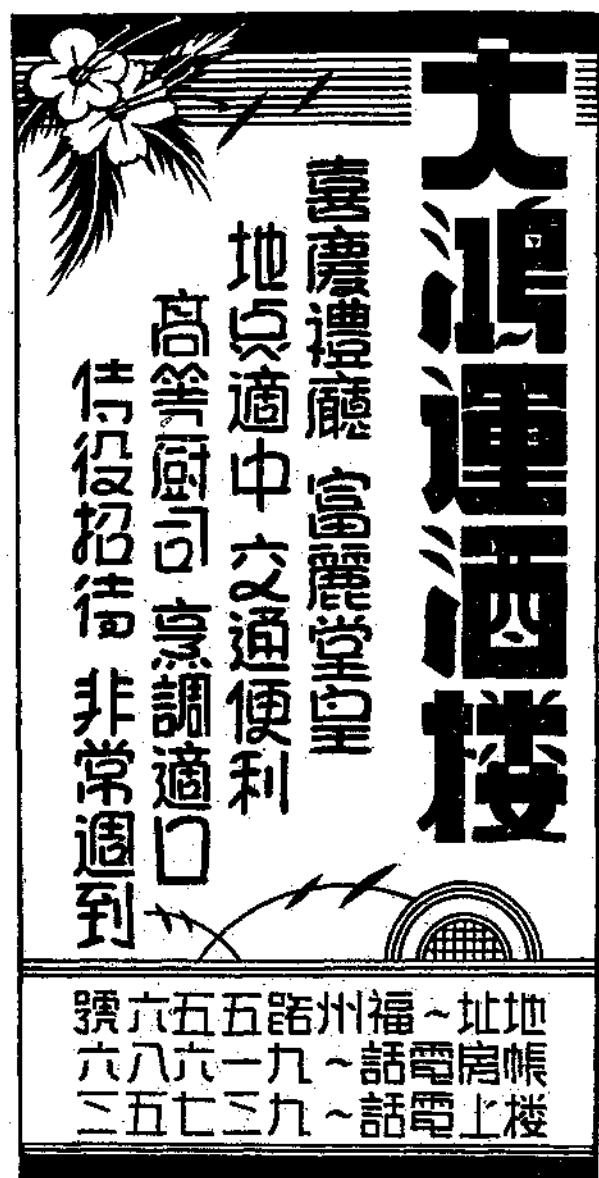
第二篇 十三紅破鏡慶重圓

百練還俗以後，初掌，當時百練小飲之後，任陝西永興鑄局之鑄師，豪情歐發，至比武場，旋以酒後失手打死一中，見各隊隊長，均紛守備之子，畏罪潛逃至玄陵七星市，披黑羽七

皖東，因友人紹介，乃星鑑，威風十足，跨馬，正式加入該會為會員，橫刀，頤氣指使，好生初猶庸庸碌碌，溷跡于不服，當時場中，正比普通會員之中，不願顯較練力一門，級分五等，露其固有之本能，隨人，仙人担五十斤而至千斤，大小俱備，五十至一百斤為丙等，百五至二百斤為乙等，二百至三百斤為甲等，三百至五百斤為優等，五百以上以至一千人，推為會中之仙人也，各隊隊員已千概列超等丙等為正會，十分贊美，嘖嘖稱贊矣。

時，彩聲越重，洪某爲來，慢來，洪某極重，僅賣弄氣力起見，廢除漸五百斤，何足爲奇，焉重式，由三百一跳而至能領取寨主之特賞、請四百，更由四百一越而看劉七獻醜，渠大踏步舉五百斤之重担矣，會員中舌擣不下者已大有試將三百斤担一手舉起人在矣，渠直至舉五百，則更左手，卽換取斤擔時，始見吃重，咬五百斤擔，三舉之後繼々裹筋，一舉而起，萬以舉，進一步，取六人皆喝彩，聲震霄漢，百斤之鐵担，用盡生平三舉三落，然後放下石之力竟亦舉起三次，始拒，躬身而退。監試官放下鉄担，全場彩聲、十三紅，親自將大紅披如春雷暴發，劉七面有風將欲加之于洪某之身得色，卽欲來領披風，時矣，第九隊卽有黑面殊不料，百練瞧得心頭大漢，出隊大呼曰，慢火起，大步出隊，對劉

七大呼曰：「六百斤担鐵擔，乾淨迅速，連舉
貨品，豈不羞愧煞人？」衆聞此誇大之詞，
幾疑百練爲頭痛，復細視其人，年事甚輕，
肌膚白潔，面貌英俊，如裴馬少年，五陵公子，
乃益笑其狂妄，蓋無一處可以表現渠爲有力
之人也。十三紅亦自納罕不已，然渠無實力，
必不敢當衆大張海口，渠一入手，便是五百斤
自討其辱也，遂暫停給獎，以現百練之身手，
渠一入手，便是五百斤，三紅躬身致謝，退入隊中，乃繼續選試人材。



學宮春色（十六） 小春

（十三）雙方都現出不自然的笑容

她除了汗背心短褲部份，不敢向她有握腕以上的外，她的身體完全赤裸着！粉蘋般白嫩的肌肉，映進他的眼膜後，他便失去了坐着的支持力。民強偶然的發現柳

，本能地倒下身去，和依。他當然有許多好奇心，她在一個枕上並肩躺着的探詢。「你起身後我

，民強離開了牀，在沙發上坐下，柳依把別

，民強聽了她這樣簡單的說，他真敬佩着柳

，本來大膽的睡躺在詳細講給你聽」。這是有離開過上海，我居住在這裏已三個多月了，已：「我昨夜的理想並

，柳依的身旁，握住了她柳依的主張，也就是拒在這裏已三個多月了，已：「我昨夜的理想並

的皓腕，但無論如何在絕他躺在一張牀上的暗以前我和立平住在西人公寓。關於你們的一切

未得到她同意之前，總示。

強這樣的攬擾，她相當的工作，立平是常到我的感到厭惡，但同時又翻想到他過去的一往情

的你，我更知道得詳盡，黃慧莉太浪漫了，有許多事，你所不知道的，我們却很明白。」

強這樣的攬擾，她相當的工作，立平是常到我的感到厭惡，但同時又翻想到他過去的一往情

的你，我更知道得詳盡，黃慧莉太浪漫了，有許多事，你所不知道的，我們却很明白。」

現在那裏？我想去會晤，她點了點頭，表示是使他懷疑自己的眼發

說明經過：「你在昨夜到這裏來之後，慧莉也

？」

他，請你介紹一下好嗎？可以取來，侍者返身出了花。」「什麼你也在這裏？」他的心絃上震動

到了，她在昨夜和你一樣的留宿在這裏，」

？」

『你需要和她相識，她又喚住了侍者說：『着這樣的一句，但終沒有勇氣從嘴上說出，恐怕錯認了人，

『慧莉！請進來坐，』柳依在裏面招呼

這是很使民強和慧

，我當然極願介紹，不過今天……』姐，有沒有起身？」

『那末，你去請她罷。』柳依在裏面招呼

莉難以了解的事，聽了

柳依當然很明白他的意思，他在今天不想到我房間裏來，』

『慧莉！請進來坐，』侍者走出房間後，着她，這正是一方面向

柳依的話後，彼此都現

去看她，他需要留在這裏，和相別已久的柳依她把房門關了。不多一民強說的：『她就是慧

多說些話。』立刻有人在扣着門，柳莉，你沒有錯認。』

這是一種不自然的笑。

他和柳依正在這樣

依向民強說：『敲門的

莉難以了解的事，聽了

談着的時候，一個男侍

是誰？你去把門開了，』

民強和慧莉的見面

者進來問：『柳依小姐請他進來，』

有些不然的樣子。在五

分鐘內彼此都道不出半

！你起身了嗎？洗臉水

了門。在門外發現的又

句話。終於由柳依從中

民強立刻過去拉開

半

通 勇 號 方 棚

品質最優
負責保用



小說 武俠掌心劍（十七）（曉東狂劍鳴鐘）

第三回 四座心驚鑑師誇海口 三更魂斷惡道喫人肝

顏剛滿以爲黑小子一劍飛到，將黑小子刺成打中坐馬的屁股，那馬看在江湖上的份兒，不沒有讓得過他的第三彈數段，那裏知道，當他狂叫一聲，托地跳起七去動牠。我姓顏的絕不是個不知好歹的人，遲乃致送命，回頭望去，奔近黑小子僅距百碼以八尺高來，第一第三兩是個不知好歹的人，遲只見他殞臥在地上，內的當兒，忽地瞧見黑彈，恰恰地從馬腹下，早一天，終有報答的，彈叫鐵扣脩直滑過去，那馬忍不住我們青山綠水，後會期方公子落後，不知已是上了叫號鷲梟鳥夜啼般痛楚，連蹶帶顛，頓時長呢，他說了一大套廢多少路了，他便兜轉馬的一聲長笑大叫道，顏將大鏢師顛下鞍子了，話，黑小子，只當着春快，黑小子已經穿過風過耳，很快的將馬背上，決心除掉這小子，大鏢師，太不客氣了，到了他的身邊了，老顏上的兩隻百寶箱提過來報方才折衷之恨，一初會面，便拿鋼做的湯到了他的身邊了，老顏知道不了，口風不得不，對老顏說，大鏢師，出馬背上的腰刀恨不立了，嚼牠不動，原壁歸放軟了，忙道，好兄弟，你且不要性急，珍寶我

趙，他也沒有弓弦，紙，彼此天南地北，河水對定老顏用手擲去，呼不犯井水，向來又沒一呼呼，比弦上彈出來的一些芥蒂，何故要如此相更快一倍，饒你老顏的過呢，須知馬鞍的珍寶手腳靈活，第一彈已經是公家的委託，你如果打中坐馬的屁股，那馬看在江湖上的份兒，不狂叫一聲，托地跳起七去動牠。我姓顏的絕不八尺高來，第一第三兩是個不知好歹的人，還彈，恰恰地從馬腹下，早一天，終有報答的，直滑過去，那馬忍不住我們青山綠水，後會期痛楚，連蹶帶竄，頓時晏呢，他說了一大套廢將大鏢師顛下鞍子了，話，黑小子，只當着春真快，黑小子已經穿過風過耳，很快的將馬背到了他的身邊了，老顏上的兩隻百寶箱提過來知道不了，口風不得不，對老顏說，大鏢師，放軟了，忙道，好兄弟，你且不要性急，珍寶我

也似的小廝，竟將我欺死麼，方公子佯作驚訝，且借用一下，準在十日不妨到西棲霞山五真觀來尋小烏龍，祇要有把負得還手不得，我還能道，真有這事，唉！內奉還不誤，不過我有兩句話奉勸你，便是以式擺出來，珍寶決不動，你分毫，當然要還給你。他越想越氣，越想越羞，弓太拉滿了，當然要後要想吃飯，江湖飯第你分毫，當然要還給你。一要着不要眼高手低，十天不來恕我收留己，更不要目中無人，今天用了，好，再會，他一抖絲糧，那匹叫驥旋風也似的，在殘日馳光中，忽有一人在背後伸一誇大，馬上便有人來教訓，以後去你如果再犯着自大自誇的毛病可就不要我了，至少將了一路的煙塵，立刻就望不見他的蹤影了，老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方公子天玉，忙道：「俺僕絕不能當他是响馬！」聞不少了，公子顏宛似一頭鬥敗了雞也，還做好人不要給他追上，似的軟攏在地下，連手腳都給他氣得冰冷了，的好事，原來串成的着，動你一粒珍珠金玩，你搶去了，你還阻止我尋，一回事，兩隻箱子終于，將官府委託的珠寶一切莫自尋短見，這不算，雁去留聲，你有本領暗忖道，這不是陰溝裏，或者有師父的話，並淹死人嗎，一個毛猴子

要還給你的，老實說，見影形了，這一來，倒便瞧不起你也將朝你的。將他尋死的念頭打消了！如果直對的話那麼，老師面上多看一眼呢，暗說：聽得公子的話中一彈怕不鑽入馬腹中去！年青，十分英俊，手中且待我去將黑小子追得有骨頭，料想還不致于！嗚，人是羞憤得半死半活，坐馬也跟晦氣星高回來，說不定他是誠心兇到底呢，他沒精打采，是赤紅臉的大漢，使一個誠意的來幫你的忙，他的從地下站起來細瞧馬照，他正在無百處的當！雙方孔寶鉤，第三個年說罷，一催坐騎，直追屁股上已鼓起了茶盃兒，猛可裏一陣子馬頸，紅最青，肌色粗黑，凹下去，略一轉瞬，也不大小的血瘤這還是彈子鈴鐺兒響音光，光，光面大眼，腰間懸着雙錐



中央殯儀館……戈登路馬白路三十四號

交通便利

禮堂雄偉

殯舍高爽

不分宗教

一切殯儀

用品全備

電話最話多

服務週到

取費低廉

內部衣壽

部器壽部
殯舍設部

電話

一三六九六三

三七三三三

三八九八〇

上海風景

七

八

篠的。我回去換

了還要赴小張的

▲摩登夫人……你怎麼走得這樣
慢。老是牽絲攀

▲奴隸夫丈……

請你不要心急。
我在這裏開快車

▲告化子……老爺太太。請你做點好事吧！



"SOLAR" THERMOS BOTTLES

明光瓶

瓶水熱—牌心熱—
錄記高嚴之備設水漏不創

增進人群衛生
延年水瓶新

**空中瓶水熱
新革大的前**

(1) 瓶節增用新
式銅圈使接
皮永遠堵塞
頭隙滴水不

(2) 肩部增加鴻
水凹槽使水
外漏任何冲
乘 霽均無隙可

品出廠瓶水熱明光
新廠文義路
一九六五年三月

牌心熱
標商冊註



上海公共租界醫務司記證字第430號
上海法租界醫務處記證字第797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創刊
每逕星期六出版一冊增刊無定期

五雲日昇樓週報 第一期集

發行人兼總編輯 領懷冰

目價廣告		目價書定		辦法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週	冊	數
特級	半	半	二	一	一
普通	年	年	十	十	一
一 其他地位	封底 面	地 面	五 十	六 十	一
	裏頁	外頁	二	三	數
			冊	冊	
			元	元	價
			一	一	一
			角	角	角
			自	自	自
十六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全四 頁	四 元	一 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一 半	四 角	一角
			十一 元	廿四 元	
			元	元	

